



窗明風和

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

王軍

去年底，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了「葉聖陶·豐子愷著作藏
品展」。信步邁入展廳，看到豐子愷漫畫介紹：「他的成名作
《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一經發表，更是讓人們以漫畫的
方式走進了詩的意境。」展廳裏還擺着一份訃告：「豐子愷先
生因病醫治無效，於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中午病逝於華山醫
院。」

一、我們的七月

一百多年前，豐子愷的成名漫畫發表在朱自清、俞平伯編的
不定期文學刊物《我們的七月》。刊物只有封面註明為豐子愷
所作。到了第二年，即1925年出版《我們的六月》，才在附錄
裏補入撰稿人朱自清、俞平伯、夏丏尊、顧頡剛、葉聖陶、沈
尹默等的名字。他們大都是文學研究會的成員，屬於「白馬湖
作家群」。白馬湖位於浙江寧波到紹興的鐵路中間的驛亭附近，
離驛亭約二華里是春暉中學。

《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是在春暉中學創作的。豐子愷
用近乎剪影的手法簡潔地畫出廊柱、橫樑、捲簾、方桌及壺
杯。畫的左下角簽有「TK」字樣。「TK」是「子愷」威氏拼
音的首字母縮寫。這幅畫經由朱自清拿到《我們的七月》發表
後，立即引起了「中國傳播泰西第一人」鄭振鐸的讚賞。鄭
振鐸等將豐子愷漫畫集《子愷漫畫》(名稱由鄭振鐸所取)推
向了《文學周報》。這也是豐子愷最早的漫畫集。

展廳裏展示了1925年12月(上海)文學周報社初版本《子愷
漫畫》，書中刊載了《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

葉聖陶曾回憶鄭振鐸拉着他去豐子愷家選畫的情景，說有兩
幅至今還如在眼前，一幅是《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盡盡梧桐
影》，另一幅是《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

1945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豐子愷漫畫全集》。這次的
《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是彩色漫畫。

二、幾人相憶在江樓

第一個發現和鼓勵豐子愷畫漫畫的人是夏丏尊。1922年初
夏，他邀請豐子愷赴春暉中學教圖畫、音樂，兼授英文。平日
裏，豐子愷把喜愛的古詩句用圖畫表達出來，在小屋的牆壁四
下張貼。有一次，住在他隔壁的夏丏尊喝足酒、踱進屋來，看
了牆上的畫，連讚「好畫」，並鼓勵豐子愷「再畫！再畫！」
豐子愷後為夏丏尊譯作《愛的教育》設計繪製了封面，也為朱
自清的詩和散文合集《蹤跡》設計繪製了封面和插圖。

1924年年末，這些人相繼離開春暉中學，來到上海江灣創辦
立達學校。

1925年，豐子愷創作了《幾人相憶在江樓》，發表在同年10
月4日的《文學周報》。這幅畫最初是黑白色的，承載了豐子愷
和朋友們在上虞白馬湖相處的那段美好時光，後被夏丏尊收藏。

抗戰爆發後，豐子愷避難內地，夏丏尊滯留上海。1938年3
月10日，夏丏尊致信豐子愷：「惟取《幾人相憶在江樓》的橫

幅張之寓壁，日夕觀覽，聊寄遐想，默禱平安而已。」1940年
11月15日夜半，夏丏尊在致豐子愷信中談到，中國有人物的
畫，原只有兩種：一種以人物為主，一種以風景為主。他認為
還應有人物與風景並重的畫。而「幾人相憶在江樓」就是他所
期盼的第三種畫。

1946年4月23日，夏丏尊在上海病逝，葬上虞白馬湖畔。豐
子愷在重慶聽聞消息，寫下了《悼夏丏尊先生》：「猶憶三十
餘年前，我當學生的時候，李(叔同)先生教我們圖畫、音
樂，夏先生教我們國文。我覺得這三種學科同樣的嚴肅而有興
趣。」「以往我每逢寫一篇文章，寫完之後總要想：『不知這
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麼說。』因為我的寫文，是在夏先生的指
導鼓勵之下學起來的。今天寫完了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
『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麼說。』兩行熱淚，一齊沉重地
落在這原稿紙上。」

三、一彎眉月懶窺人

豐子愷早期的古詩詞寫意漫畫，可見其傳統文化功底。比
如，《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畫題出自宋謝逸所作《千秋
歲·夏景》詞；《幾人相憶在江樓》畫題出自唐杜荀鶴的《題
新雁》詩，「一彎眉月懶窺人」這句詩，則出自李叔同的《前
塵》。

1914年9月，豐子愷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1915年至
1918年，李叔同在同校任教。他曾對豐子愷說：「作為南京、
杭州兩校圖畫課的老師，我尚未見過像你這樣有繪畫才華的學
生。」

李叔同去世後，骨灰供在杭州西湖虎跑寺。到了1954年，豐
子愷和葉聖陶、章雪村、錢君匋等籌資，將骨灰葬在虎跑寺後
的山坡上。豐子愷和李叔同曾共同發心編繪《護生畫集》；李
去世後，豐子愷歷歷多年終完成《護生畫六集》的創作，並於
1979年在港出版。

四、生如夏花，死若秋葉

1948年3月26日晚，在杭州西子湖畔，豐子愷陪朋友在湖
畔小屋飲酒。送走客人後，他不捨湖上春月，就沿湖散步。回
家後，他聽說有位上海客人來訪，留下地址，且向湖畔尋他
去了。第二天早晨，他去找客人未遇，也留下名片。晚上沒有
等到客人，他獨自酌飲了一斤酒；正在酩酊之際，客人來了，
正是十年不見的鄭振鐸。他也在外面飲了一斤酒過來。

鄭振鐸要看看豐子愷的三個子女——阿寶、軟軟和瞻瞻，
《子愷漫畫》裏的三個主角。他用手在桌子旁邊的地上比劃
說：「我在江灣看見你們時，只有這麼高。」大家都笑了，笑
的滋味，半甜半苦，半喜半悲。豐子愷說：「《花生米不滿
足》《瞻瞻新官人，軟軟新娘子，寶姊姊做媒人》《阿寶兩隻
腳，蹇子四隻腳》等畫，都是你從我的牆壁揭去，在《文學周
報》上發表的。」大家都笑了。

夜闌飲散，春雨綿綿，豐子愷留鄭振鐸住下，但他一定要回
旅館。豐子愷看着他高大的身子在湖畔柳蔭下的細
雨中，漸漸地消失了。

五、眉梢喜溢過新年

展廳外擺放着展覽巨幅圖畫。圖畫是豐子愷的漫
畫《新衣》，由葉聖陶題詩：「深知天下猶饑餓，
試着新衣色絢然，安得家家俱飽暖，眉梢喜溢過新
年。」

正值新春，巧的是，在70多年前的元旦，出版社
刊印《新衣》，作為贈品夾在書內，以吸引更多讀
者訂閱《中學生》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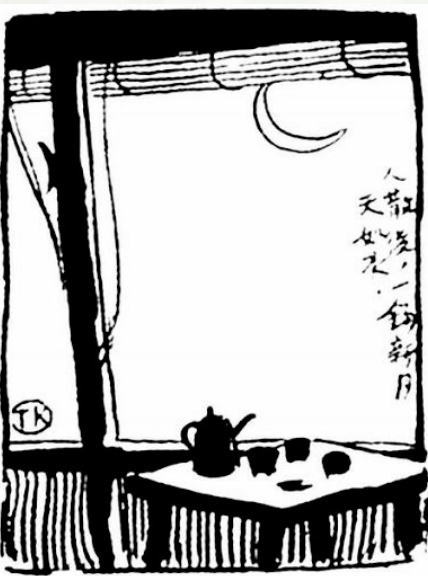
得出樓來，經過朱自清的背影雕塑，他依然端
坐在那裏，凝視着面前的荷塘。他曾在《冬天》裏
說，葉聖陶剛到杭州教書時，事先來信：「我們要
遊西湖，不管它是冬天。」

一年將盡夜，天涯若比鄰。這些老友曾相聚在白
馬湖畔、西子湖畔，如今又相聚在中國現代文學
館，想來也不會太孤單。

(作者係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



●王軍現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 焯鈴攝



●豐子愷繪《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 吳浩然供圖

裂縫辭典

雪蓮紅紅

融雪順着冰錐
在屋簷下校正鐘擺
一滴滴解凍的螺紋
樹液沿着年輪拓印指紋
候鳥銜着去年的標點返航

玻璃窗上
裂紋正滲出綠鏽
苔蘚用密碼寫下
所有未被命名的綠

泥土深處
蚯蚓搬運着這號
直到蒲公英的引信
點燃所有沉睡的部首

花苞是校對員遺落的紅筆
在斷句處懸停
風掀開合訂本扉頁
雨正縫補所有鬆動的黎明

(作者係中國詩歌學會會員、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

時代詩行

元宵和玫瑰

指間歲月 邱立新

初五一過，老康就拖着跛腳，蹬着三輪車走村電屯吆喝着賣元宵，
可過了初五，鄉下人陸續外出打工，喧鬧的村子漸漸沉靜下來，把老
康的叫賣聲襯得沒了活力。

一天晚上，老康吃完飯坐到桌邊，數一元、五元的零錢，兒子小米
在另一邊算題。

「米呀，村裏賣元宵不如往年了，我明天去城裏賣，城裏人多，
要不你跟我去？」他邊用粗手將數好的紙票放進舊鋁飯盒裏，邊拿眼
瞅着小米。

「我學習呢，沒空……」小米頓了頓筆尖。

城裏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同學，甚至老師，讓自己這個老師同學眼
裏的「好學生」站到大街上，扯着嗓子和他賣元宵，那是多丟人的事
兒？上次他去學校給自己送雨傘，就有同學掩嘴笑，讓自己在同學面
前抬不起頭了。

「米呀，欠老師的書費，加上這學期學費，還差好幾百，聽人說時
興的『情人節』也要到了，要是想掙錢，賣花最快啦，我想你明天跟
我去，你賣花，我賣元宵，咋樣？」老康目光裏藏着份堅持，仍舊說。

「我……我學習忙、忙！」小米不耐煩了，媽當初咋找這個沒本
事的人呢。

夜裏，幾聲鞭炮響徹山村，震得小米心裏一陣慌亂。自前年母親患
肺癆去世，小米像夜夜奔逃的風，整日泡在書堆裏，發誓要考上最好
的醫科大學，哪怕寒假，也從清晨學到深夜。如今過了正月十五就開
學了。媽得病後，家徒四壁不說，欠親戚朋友家的錢也有小山高。上
學期開學前，也是學費湊不齊，自己心裏裝了火炭一樣。後來，出去
一天的老康面無血色，頭冒虛汗，拖着跛腳回來了，竟從懷兜裏掏出
幾張粉色百元票！那天，小米捏出錢上有老康的體溫。

看來，今年沒有那份驚喜了，夜的黑從頭頂壓下來，小米躺在炕上
怎麼也睡不着。

天剛麻麻亮，老康叫醒了小米。

「米呀，饅頭在鍋裏，我去賣元宵了，我在花草大棚訂了時興的玫
瑰花，捎帶着一起賣。」老康說完，默聲杵在地當坎，沒走。昏黃的
燈光照着他那張蒼桑臉，像風乾的黑棗皮。一會兒，他又直了直腰。

「米呀，我知道我沒本事，可你學習好，不讀可惜了。雖說你不是
我親生，可我答應了你媽，供你上大學，圈裏的那三隻豬仔，開春也
要大了，如今你要是能幫襯，也幫襯幫襯我。」

老康像是在同小米商量，更像是在乞求，他一直低着頭。

小米僵木樣窩在被窩，看老康栽着乾瘦身子慢慢推門出去。一陣
冷風趁勢從門縫擠進來，他打了個寒顫。

「嘀鈴鈴」老年電話機不住聲響，找了半天，才發現聲音來自炕梢
邊的櫃上，是老康把老年機落在了家，小米按了接聽——

「老康麼，我們血站今天上班，你過來吧。」

「過去？幹我們啥事？」小米問。

「嗯……這是老康的電話吧，他前幾天不是一直打電話着急賣血
麼，前幾天春節放假，今天上班，你告訴他過來吧。」對方聽出了接
電話的不是老康。

「我……」

小米僵在了老康剛才站的地方，更冷的風從門縫鑽進來，吹得人直
激靈。小米忽地跳上炕，穿上棉襖棉褲，揣起老康的老年機，騎上自
行車往村口追去……

那天，小米把美得讓人心動的一大筐玫瑰花全賣了，和老康頂着圓
月月亮回家時，老康身上背的小挎包裏，裝着不少零散錢。

第二天，第三天……城裏的熱鬧市場上，一個高三男生和一個跛腳
老頭，每天起早貪晚賣起了元宵和玫瑰。

正月十七早上，小米把頭一天從銀行換回的一沓百元票小心裝進書
包時，老康憨笑道：「米呀，這幾天讓你跟我挨累了，耽誤你學習了
吧。米呀，其實我還有個辦法能搞到錢，可是、可是我突然找不到搞
錢的電話號了……」

「是地下血站電話號吧？讓我刪了！」

「你……」



「讓那號永遠消失吧，今年高考完，我幫你養豬，寒假呢，咱們還賣元宵、賣花……」(作者係遼寧省作家協會會員)

●高三男生和跛腳老頭賣起了元宵和玫瑰。 AI繪圖

晴耕夜讀

王紅

楚漢戰爭中，項羽部下有個猛人季布，特別善戰，屢次打得劉邦狼狽不堪。
項羽自刎烏江，隊伍潰散，劉邦懸賞千金追捕季布，下令敢藏匿者罪
及三族。季布走投無路，不願一死了之，冒充奴僕，被「賣」到魯地富人
朱家的家中。朱家仗義，聞人既多，早已窺破季布身份，卻不說穿，
任由季布混跡於下人中，自己則急赴洛陽，游說劉邦身邊要人滕公夏侯
嬰，窮盡財力、人力資源，為季布通關節。一番活動大見成效，季布不僅
被劉邦赦免，還被召見和重用，日後成為大漢一代名將。季布的忍辱負
重、善處死生為人稱賞，朱家的仗義也從此傳揚開來。



這個故事的結局，據司馬遷的記載是「(朱家)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史記·遊俠列傳》)

好一個「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人們讀到這裏，定會讚美朱家的「俠」，所謂「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其實還可以有一種闡釋，那就是朱家洞悉人性幽微的「智」。

人在微賤或困頓時，總會有些日後不堪回首的情事，一旦富貴，
不願被人提及。陳涉變身為陳王，當年起種地的哥們去看他，要是僅僅說幾句「吔，陳涉這個王當得好安逸哦」還無妨，
要命的是他們口無遮攔，「言陳王故情」，大約就頗有些偷張家大叔菓子、看李家小妹洗澡之類的八卦，很掃陳王面子，
陳王一怒，砍了窮哥們的頭。季布不是陳涉，但逃亡時穿了破衣，剃了光頭，脖子上套着鎖鏈，被人像牽狗似地牽着賣到朱府，
實在有損八面威風的大將軍形象。朱家在尊貴的季布面前出現一次，就重現一次難堪的往事，何苦來，還是不出現為妙。
人一發跡就想美化當年，各種自傳他傳中，名教授小

時多是神童，企業家三歲就會算賬，高官都沒穿過開檔褲，當了皇帝則連父親也不認，
造些蛇啊龍啊的神話，偏要自己說成人獸結合的產物，人同此心，古今一揆。

退一步說，季布是豪俠人物，成大事不拘小節，不介意當年的屈辱，但他卻欠了朱家一個還不起的人情。
精明的國人喜歡說「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那湧泉之恩呢，何以為報？欠一斗米可還，欠一條命拿什麼還？若是牛二之類的潑皮，
可以耍賴：「來來來，首級在此，你斬了去便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就難辦了。
因此國人又想出另一條「大恩不言謝」，不是不言，是根本就無法謝。負債，不好玩；負還不起的債，
是無法平復的煎熬。煎熬既久，有什麼結果，我不知道，朱家知道，不然他不會選擇在季布面前自動消失。

並非我臆測前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是人性的曲折幽深本來就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的。

想起過去看到的一個小故事：二戰時的德國，納粹迫害猶太人，一個猶太人
人家商量向非猶太人尋求幫助，兄弟二人意見不一。弟弟主張向父親資助發
家的某銀行家求助，銀行家曾多次宣稱該猶太家族是他的恩人，有機會一
定要報答；哥哥則認為應求助於在生意上幫助自己家族起步的一位木材商。
意見無法統一，兄弟分頭行動，從此失去聯繫。多年後，由木材商冒死相助
逃到日本的哥哥回國尋找弟弟，弟弟全家已死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哥哥從
納粹檔案中找到了舉報弟弟藏匿處的電話記錄，打電話的人，是那位銀行家。
該故事不知真偽，我是當寓言讀的。人性的問題，複雜，往深了想想，
有點可怕。

(作者係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